

《南方周末》专栏作家
范福潮·著

父子大学



學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看着父亲衰老的脸，冥冥之中，我有一种预感，
我的大学，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
没有校园，没有教室，没有同学，
没有教授，没有论文，也没有文凭，
只有一间陋室，几箱旧书，父子相守，言传身教。
不久的将来，父亲就要离开我，
但即使离开，也依然活在我的心里，随时都会指导我的学业，
父子大学超越时空，永远存在。

父子大学

《南方周末》专栏作家

范福潮·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子大学/范福潮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520-0356-7

I. ①父… II. ①范…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8414 号

父子大学

著 者: 范福潮

责任编辑: 王 勤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5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356-7/I·092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八年前，“书海泛舟记”在《南方周末》连载时，小磊偶尔转来几封读者的信，有位老兄，质疑我父亲的年龄，他说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应该是二三十年代的人才对，不可能像文章中写的那么老。我对小磊说，你告诉他，我父亲是光绪三十二年生人。

父亲上学是在清末民初，教书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师长和朋友好多都比他年纪大，还有参加过科举的呢，哎呀学语，父亲用私塾先生那套教法为我启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记事以来，我生命的每一天都与文字相伴，离了文字就像忍渴挨饿一样难受，这习惯既源自我的秉性，也是父亲刻意为之的结果。母亲说，你出生后体弱多病，两岁得肺炎差点死了，你一生病，你爸就发愁，时常念叨，这孩子这么单薄，长大能干啥，将来怎么生活呀？干不了力气活，做文案还成，他把你圈在家里，

天天教你念书写字，就是为了让以后能有个好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父亲的愿望实现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招工，我们那一批一千五百多人，领导要给公司机关充实新人，他们把写字和文章好的人分到了科室。我拿着一张招工表从陕西到河北报到，七天后就进了办公室，所凭借的正是父亲十几年手把手教出来的文和字。

我每天上班，认真工作，干完活拿出字帖写字，晚上独自在办公室看书，直到同屋的人睡着后我才回去。那年我十九岁，涉世未深，以为父亲只是教会我读书作文。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体悟到父亲给予我的培养绝非读书作文那么简单，他在教我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本领。

成家后，有了儿子，要赡养老人，又要买书，经常入不敷出，有时候因为多买了一套书，到了月底一个多星期没钱买菜，师父知道了，把她家地窖里存的土豆送给我。别人家早就有彩电了，我家连黑白电视机都没有，直到孩子上二年级才买的电视机，可那时我已经买了三千五百二十六册书，工作十三年，平均一年买二百七十一册。多艰苦的日子，我们都能过，坐拥书城，我们觉得非常富有。享受这份闲情与自在，感恩父亲的教诲。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文字上，不管是走路、骑车、做饭、干家务，还是上班、打球、游泳、出游，脑子里字呀词呀逗号句号都在不停地转。我可以在打球时构思主题，在游泳时罗列纲目，在饭桌上遣词造句，在散步时划分段落，只要有空坐下，随时可以写出来，也可以在脑子里存上十天半个月，时间长了，脑子里会存好几篇稿子，一会儿在这一篇改几句，一会儿在那一篇加几

行,工作间隙,哪怕只有一两分钟,我的心思也会立刻跳到文字上,不管睁着眼,闭着眼,脑子里都是字。我的意识刹那间在几篇文字上穿插流动,各不相扰,这种状态,短则几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周围的一切从我的感官和意识中消失了,仿佛灵魂出窍,飞到一个神奇的世界,犹如《心经》所云“无色声香味触法”,非常美妙。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空净心性,还得感恩父亲的教诲。

儿子在悉尼经常和我视频聊天,他说老师上课很少讲教材上的内容,那是留给学生看的,老师只教你读书的方法,给你开参考书目,指导你怎样去收集资料,怎样分析、推理、论证,解决问题全靠自己,和您的教法完全一样,我能适应澳洲的大学生活,全凭您的影响,当然也得感谢爷爷和您的“父子大学”。

范福潮

2013年4月30日

目 录

序	1
夏娃日记	1
字奴	6
一日	10
读书种子	14
我们祈祷吧	20
李牧师	24
自编课本	28
风筝	33
语录	37
问对	44
日记	48
尺牍	68
休学	72
蜀道	76
游记	82
借书	86
孙叔叔	90
高中第一课	96

丫头妈	115
笔记	128
失学	132
下乡	137
知青	141
父子大学	145
漫话历史	148
六家二体	156
《史记》作法	161
书目	172
日课	179
《史记》读法	183
《文选》与文体	189
菜园	194
史大夫	198
陈老师	203
文人	207
伤逝	212
后记	216

夏娃日记

夏日临窗，翻书听雨，也是赏心乐事。不知何故，雨天的经历总是记得真真切切，有些非常遥远的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衣架上挂着的那把伞，和我小时候用的油纸伞形状很像。那把伞，伞面上画着断桥边许仙送白娘子上船的故事，和我的蓝色高筒雨鞋，是母亲带我在车站口百货公司一起买的，当时，我想要黑色的雨鞋，不是大，就是小，都不合脚，只好买蓝色的。那天，上午还有太阳，天近午时，突然下起了雨，父亲说：“穿上你的新鞋，给你妈送伞去。”我高兴极了，打着新伞，穿上新鞋，走街过巷，那些没有雨鞋穿的孩子，或是躲在门楼下，或是戴一顶草帽，挽着裤腿光着脚在街上玩，他们羡慕地盯着我的伞，我的鞋，哗，哗，我故意滴水走路，展示我那双漂亮的雨鞋，我看见他们眼里露出嫉妒的目光。

母亲在街道办事处参加学习班。那时正搞“四清”运动，办事处把基督徒召集起来办学习班，每天上午八点去办事处报到，听区里来的干部宣讲“无神论”。这天，他们请来一位医生，在墙上挂了许多图画，给教徒们讲人类进化史，论证人是由猿进化成的。医生讲完之后，区里的干部问李牧师：“你说，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的，还是她妈妈生的？”李牧师缄口不语。他又拿

来一本《圣经是怎样一部书》让我母亲给大家念：

圣经编者是不考虑这些问题的。要知道，牧师们教导说，详细询问上帝的秘密，追究上帝的秘密，是一种罪恶，应当盲目相信。教会人士还亲口说：“主啊！我相信，帮助我这个缺乏信心的人吧。”“主啊，我相信，虽然我预先就知道这是胡说八道。”

他把这本书发给我母亲，让她读懂以后讲给教友们听。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是一个叫亚罗斯拉夫斯基的苏联人一九二二年写的，当时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些正在摆脱牧师们捏造的谰言的迷惑和奴役，以及摆脱宗教偏执性的民族仇恨的人，完成他们艰苦的‘历程’”。

学习班要人人过关，谁认识到了宗教这种“精神鸦片”对自己的毒害，交出《圣经》和《赞美诗》，保证今后不去做礼拜，谁就可以回家，否则就要天天来学习。这办法很灵，教友们或有工作，或有家务，女人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哪有时间天天耗在学习班？就这样，没过多久，曾经是虔诚的教徒陆续都变成了“无神论”者。初夏那场雨下了几天，我已不记得了，但我记得自从送伞以后，母亲天天都领着我去办事处，大人们在屋里念书学习，我在屋里院里跑来跑去，一会儿在水里放小船，一会儿蹲在屋檐下看檐水滴下来变成泡泡，和我的小船在水面上一起向远处的水沟漂去。母亲坚持到了最后，那一天，她把黑皮的《新旧约全书》和红皮的《赞美诗》包好，交到了办事处，我在院里玩，不知干部们和她说了什么，一会儿，把她从屋送出来，我看见屋里只剩下李牧师，平静地坐在角

落里看书。

雨停了，接连几日都是晴天，父亲带我去李牧师家晒书。他住在教会礼拜堂的后院，正房五间，一间作客厅，两间作卧室，另外两间给远乡进城做礼拜的教友住，就像招待所，还有两间东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放着教会的物品。院里种着槐树、桃树、李子、苹果，还有一架葡萄，花繁木秀，宽敞幽静，铺着青砖的十字甬道，把四个花坛隔开，月季和牡丹争奇斗艳。二十年前，我家在这里住过，那两棵桃树，还是我母亲栽的呢。父亲摆上长凳，支起一排竹竿，竹竿上面铺上竹帘子，把木箱里的书拿出来，摆在帘子上，解开封套，小心翼翼地摊开。李牧师也把他的藏书拿出来晾晒。做完这些事，父亲就和李牧师坐在院里下棋。我和李牧师的孙女雅歌在院里踢毽子、跳房子，玩累了，就去翻书，看哪本书里的插图漂亮。我识字不多，看哪本书上的图画漂亮，就让雅歌念给我听。

一本薄薄的画册引起了我的兴趣。封面印着一幅画：茂密的树林和草丛，一泓池水，岸边斜卧着一个长发的裸体女人，水中映出她的倒影。封面上我只认识“日记”、“土”、“名”、“李”、“美国”、“克”几个字。翻开书，每页都配有一幅画。第一幅，画着一个短发男人和一个长发女人光着身子站在一棵树下，女人的手里举着一只果子要递给男人，男人两手摆出不要的手势，头扭向一边，他的身上缠着一条大蛇。雅歌拿过书翻了翻说，这是夏娃的日记。我当然知道夏娃的故事，《旧约》第一篇《创世记》里就有，但我没听说夏娃写过日记。我拿着书去问李牧师，他放下棋子，翻了翻书说：“没错，是夏娃日记。”我让雅歌给我念书，我翻一页，她念一页。

星期六

我差不多享受一整天了，现在。我是昨天来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而且也应该是这样，因为如果昨天以前还有一天曾经存在，那我就没有在这里，要不然，我一定会记得的……

每一幅画我都看得很仔细，雅歌认真地念给我听，不认识的字就转身问爷爷。我看见亚当和夏娃在树下说话，在草地上散步，之后，夏娃一个人坐在草地上发呆，好像在哭。

星期四

我的第一次忧愁。昨天他避开了我好像不愿意我和他说话。我不相信，我想是定有什么误会，因为我喜欢和他在一起，喜欢听他谈话，那么我并没有得罪他，他怎能这样忍心地待我呢？

雅歌说，夏娃爱上了亚当。随着书页往后翻，夏娃对亚当的爱愈来愈深。可我还没听到蛇引诱夏娃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他们已被赶出伊甸园了，中间少了一大段。雅歌接着往下念他俩“堕落后”的故事，他俩好像并不后悔，也不伤心。最后一幅画，是白发苍苍的亚当坐在夏娃的坟上，手托着腮在忧伤地哭泣，骤雨初晴，乌云还未散去，天空斜挂着一道彩虹。亚当说：她在哪里，哪里就是伊甸园。

这年九月，我上学了。雅歌和我在一所学校，她上四年级，放学后，我跟她回家。她家有许多《圣经》图画故事和彩色的福音画册，从耶稣降生一直到受难复活，还有好多连环画。雅歌写

作业，我趴在桌旁翻画册，她写完了就给我念书。有一天下午，我和雅歌正在葡萄架下看画册，来了两位街道办事处的女干部，让李牧师把家里的宗教书籍交出来。李牧师说：“参加学习班时已交给你们了。”女干部走过来，拿起我手里的画书说：“这本不是吗？”李牧师说：“这是孩子的小人书。”女干部说：“把这些书给孩子看，毒害更大。”李牧师无奈地把这几本画书交给了她，其中就有那本夏娃日记。眼看着这些精美的画书被收走，我很难过，心想，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些书了。

十七年后，那本曾经引起我兴趣的薄薄的画书竟意外获得。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我在天津和平路古籍书店买到了上海书店复印的《夏娃日记》。这是马克·吐温根据《旧约》“创世记”编写的一个优美的故事。一九三一年，鲁迅见到了这本书，对书中里斯德·莱勒孚所做的五十五幅白描插图大为赞赏，便请李兰翻译了此书，并亲自为它写了“小引”（署名唐丰瑜），同年十月，交上海湖风书局出版，首印一千册，每本大洋六角五分。

字 奴

小时候，凡是有字的纸，我都要拿起来看。大哥礼拜天回家，把他在厂里看过的报纸带回来，我边看边把有趣的文字剪下来，收在纸箱子里。有一次跟母亲去商店，那时商店都用旧报纸叠成纸袋子装鸡蛋，回来的时候，我手捧着鸡蛋，边走边看报纸上的字，被马路牙子绊了一跤，二斤鸡蛋只有两个没碎。

一九六六年夏天，“红卫兵”造反，秋季开学后，没发新课本，早晨去学校，老师让我们背老三篇，谁先背下来，谁就回家，我总是第一个离开教室。我背着书包在街上闲逛，茶馆的书场停业了，小人书铺关门了，戏园子不唱戏了，电影院不演故事片了，文化宫阅览室锁着门，新华书店的旧书都收起来了，书架上空空荡荡，摆的全是马恩列斯著作、毛选、老三篇和语录本。曾伯伯坐在柜台里打盹，他是我父亲的朋友，见我倚在柜台上不肯离去，催我走：“这儿没你看的书了，快回家吧。”

出了书店，我到火车站看热闹。广场上挤满了全国各地大串联的学生，有一伙人在广场一角的树荫下换纪念章，一枚一枚别在手绢上，双手捧着，你挑我选，互相交换。一队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刚出站，打着红旗在候车室门前宣讲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况，讲到动情之处，个个热泪盈眶。街上开过来三辆卡车，全都红旗招展，驾驶室上面架着巨幅主席像，头一辆是广播

车，第三辆是锣鼓车，他们把北京来的“红卫兵”请到第二辆车上。车队缓缓驶出广场，开到大街上，那位演讲的女“红卫兵”，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腰里扎着军用皮带，站在车厢前面，神情亢奋，探着身子，伸长胳膊，不停地和车下的行人握手，还不时地挥舞着语录本高喊“毛主席万岁”，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她的事迹，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她握过手，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能握到这只被伟大领袖握过的手，她已经十多天没洗手了。

大街上天天有宣传车开来开去，高音喇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撒传单，我跟着车拣传单，一天能拣满满一书包。传单纸五颜六色，我按颜色和大小分开，五十页一摞，用订书机订成本子，有十六开的，有三十二开的，整整齐齐摆在父亲的床头，给他做笔记用。

我还在街上抄大字报，遇有揭发官员生活腐败的故事或是有意思的事，就抄下来给父亲看。父亲看了几行，随手撕了扔在垃圾桶里：“这些揭人隐私的无聊文字，抄来干啥？”父亲不许我再抄大字报。

出了校门，我在食品店花五分钱买两块奶糖，跪在橱窗后面的长椅子上看街景。从东面走来一群“红卫兵”，他们抬着梯子，扛着锤子，拿着纸墨，提着糨糊桶，走到十字路口，往临街的墙上贴大标语，然后一路向西，走到南方酒家门口，架好梯子，两个人爬上去，卸下“南方酒家”的木匾，摔在地下，抡起铁锤使劲砸，店里没人敢出来阻拦。正是放学时间，街上的小学生多起来了，他们三五成群跟在“红卫兵”后面看热闹，见他们砸饭店的招牌，馋的手痒痒，一个胆大的孩子恳求道：“大哥哥，让我砸两下吧！”

“红卫兵”便把铁锤递给他，站在一旁，望着他吃力地抡起铁锤把木匾砸成碎片。

后来我不去学校了，到了上学时间，我就背着书包去逛街，放学时间回家吃饭，天天如此。我对街头暴力感到恐惧，对乱哄哄的游行场面也已厌烦，值得一逛的地方唯有商店。我走进一家布店，把柜台上的每一匹布挨个摩挲一遍，看看是什么布料，多少钱一尺，记在本子上，然后倚着柜台，看妇女买布。出了布店，进钟表店，把各式各样的小闹钟、座钟、怀表、手表全看一遍，把价钱记下。接着又逛副食店、杂货店、点心铺、五金店、西药店、中药铺、饭馆、照相馆、裁缝铺、刻字店、当铺、百货大楼、牙科诊所……我沿着大街在各家商店进进出出，肚子饿了，到火车站花五分钱买一个烧饼，到茶馆花八分钱冲一碗白糖醪糟，垫垫肚子，再接着逛，路灯亮了，我才回家。

家里已吃罢晚饭，正在洗碗的母亲，连忙给我热饭。父亲问我：“开学以来，学业如何？”我放下书包，小声说：“爸爸，我这几天没去学校……”我把学校的情况告诉父亲，他没训我。父亲打开我的书包，把老三篇、语录本、纪念章、传单放在一边，翻我的作业本。算术本正反两面记满了各家店铺商品的价格：“群众路食品店红糖 0.49 元一斤，鸡蛋 0.67 元一斤，五仁点心一斤，0.68 元，7 两粮票，大蛋糕一斤，0.72 元，6 两粮票……三马路肉铺一级肉 0.91 元一斤，二级肉 0.83 元一斤……中山路布店白底小花布一尺，0.27 元，5 寸布票，黑条绒一尺，0.47 元，1 尺布票，二马路杂货店小指粗细麻绳 0.24 元一斤，中指粗三股牛皮井绳 0.51 一斤……东方红百货商店永久牌 28 轻便男车 126 元一辆……汉中路回民饭馆牛肉水煎包子一斤，九毛钱，一斤粮

票,南方酒家沙锅豆腐两毛五一份,回锅肉四毛一份,西凤酒 1.75 元一瓶……瓦厂街棺材铺柏木(白)棺材 120 元一具,黑棺材 140 元一具,棺材头刻‘奠’字,15 元;……马道巷石刻店青石碑一平方尺 2.35 元,刻大字一个三毛五,小字一个两毛钱……”

父亲一页一页仔细看完我的本子,哈哈大笑:“你这些天抄的东西,就这本还有点价值,商店没白逛,比坐在教室里背语录有用多了。”父亲拿起钢笔在本子背面题了一句联语:“少小为书婢,老大做字奴。”他摩着我的头说:“你怎么和我小时候一样呢?将来也是字奴的命!”